

為甚麼我們要懂一點粵謳？

據說粵謳已幾乎「絕跡」了，那還挖出來唱幹嗎？

因為它可以說是粵語歌曲的鼻祖，如果你還聽或唱粵曲或粵語流行曲的話，你應該懂一點粵謳。

首先得說文解字。粵謳又作「越謳」，古時「粵」「越」相通，泛指今天廣東廣西及越南東北部一帶，後來「粵」才逐漸特指廣東。「謳」念作「歐」（有人問過我是否念成「地區」的「區」，不是），「謳歌」這個詞以前並不少見，「謳」就是「歌」的意思。粵謳就是粵人的歌，用粵語唱的歌。這種歌大約在清代嘉慶道光年間也就是 1820 年代左右興起，到了清末民初的時候，似乎已經沒有多少人唱了，流行程度遠遠不如南音。

為什麼說粵謳是粵語歌曲的鼻祖呢？難道 1820 年代之前沒有粵語歌曲嗎？有的，明末清初便有「粵俗好歌」一說。本地向來有唱木魚和山歌的傳統，而不論是唱木魚、山歌、粵謳，還是南音，要訣都是「白口唱和，自然合韻」。粵語是有聲韻的語言，所謂「問字取腔」是也。「蒼海一聲笑」最協韻的旋律就是「6 5 3 2 1」，這就是「白口唱和」了；假如換了另一組音符，例如「5 3 6 2 2」，便會變成「床開日醒小」，這就是不「合韻」，我們聽起來也覺得不自然。所以，二十世紀粵曲和粵語流行曲的填詞和寫譜的原則，早在幾百年前便奠定了，甚至可以說是內嵌於我們的語言之中。

既然木魚和山歌已經奠定了「合韻」的傳統，那為什麼說粵謳是粵語歌曲的鼻祖呢？因為木魚的演繹更接近「說」而多於「唱」，而山歌的調子也相對單一，同樣是「白口唱和」，粵謳和南音的旋律——包括人聲和器樂——更為優美豐富，也有規律可循。因此在現代的分類中，粵謳和南音屬「曲藝」，而木魚和山歌則被劃為「歌謠」。

粵謳和南音在清代嘉道年間省城文人中備受追捧。他們在參加官商家宴時，會看看戲，聽聽秦腔；和好友在珠江花艇聚會時，則既聽「蘇曲」，也聽南音和粵謳。本地的文人覺得秦聲太豪，吳歌太麗，唯有用「土音」唱的粵謳和南音，在萬籟俱寂時曼聲吟哦，才最能表達自己的思緒與情懷。所謂「土音」，就是自己的聲音，一點也不「土」。

嘉道年間的文人如此喜歡粵謳，以至於將之編纂成書付梓，但這群男人不敢讓人知道他們喜歡流行音樂，編者和題詞者都以化名示人，不過又留下種種痕跡，讓時人和後人辨識出他們的身份，更知道主事者就是南海縣橫沙村人招子庸。《越謳》一書，自道光八年（1828）初版後一版再版，讀者都為其文辭雅趣而愛不釋手，但粵謳這種曲種，卻因其文辭屬格式較為自由的長短句，唱者要花心思度譜，且速度較慢，拖腔又長，逐漸「不合潮流」而失傳。幸好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丘鶴儔撰《琴學新編》時，收入《心心點忿》、《吊秋喜》等粵謳譜子，其後沈允升、陳卓瑩在他們出版的廣東音樂集子裡，也收入了一兩首粵謳；加上八十年代銀嬌師娘在香港商業電台播唱《桃花扇》並留下錄音，粵謳作為一種曲種，才不至於完全「絕跡」。近年，我的師父陳麗英老師，除弘揚其祖父的平腔南音外，亦致力鑽研粵謳，參考了前人的譜子和唱法，為《心心點忿》和《結絲蘿》等度譜演唱，灌錄 CD，讓我們在運聲、吐字、唱腔和伴奏各方面多了好些聆聽學習的範例。是次我在「南音粵韻」廣東音樂演奏會演唱的《心心點忿》，就是我跟師父學習的功課之一。

《心心點忿》好玩在哪裡呢？就在於一個「忿」字。曾幾何時，「我唔忿氣」、「心心不忿」，都是我們習慣的說法，但現在好像已不流行了。試問有什麼歌劈頭第一句便說「心心點忿」的？這樣的歌，好像應該用很生氣的語調去演繹，但如果你仔細閱讀文辭，認真聆聽運聲，特別注意當中許多廣東話語助詞如「啫」、「咯」、「哩」的運用，你便會明白，整首曲子的調子其實是「怨而不怒」、「哀而不傷」，甚至有些「抵死」。這正是粵謳也稱為「解心」的精粹所在。心事也好，心結也罷，還是要自己才能解開的。

也許很多事情都讓你覺得「心心不忿」，何不學唱《心心點忿》？長「唉」一聲，或能有助你疏解心中的鬱悶。信不信由你。

文章由表演者提供（程美寶撰寫）